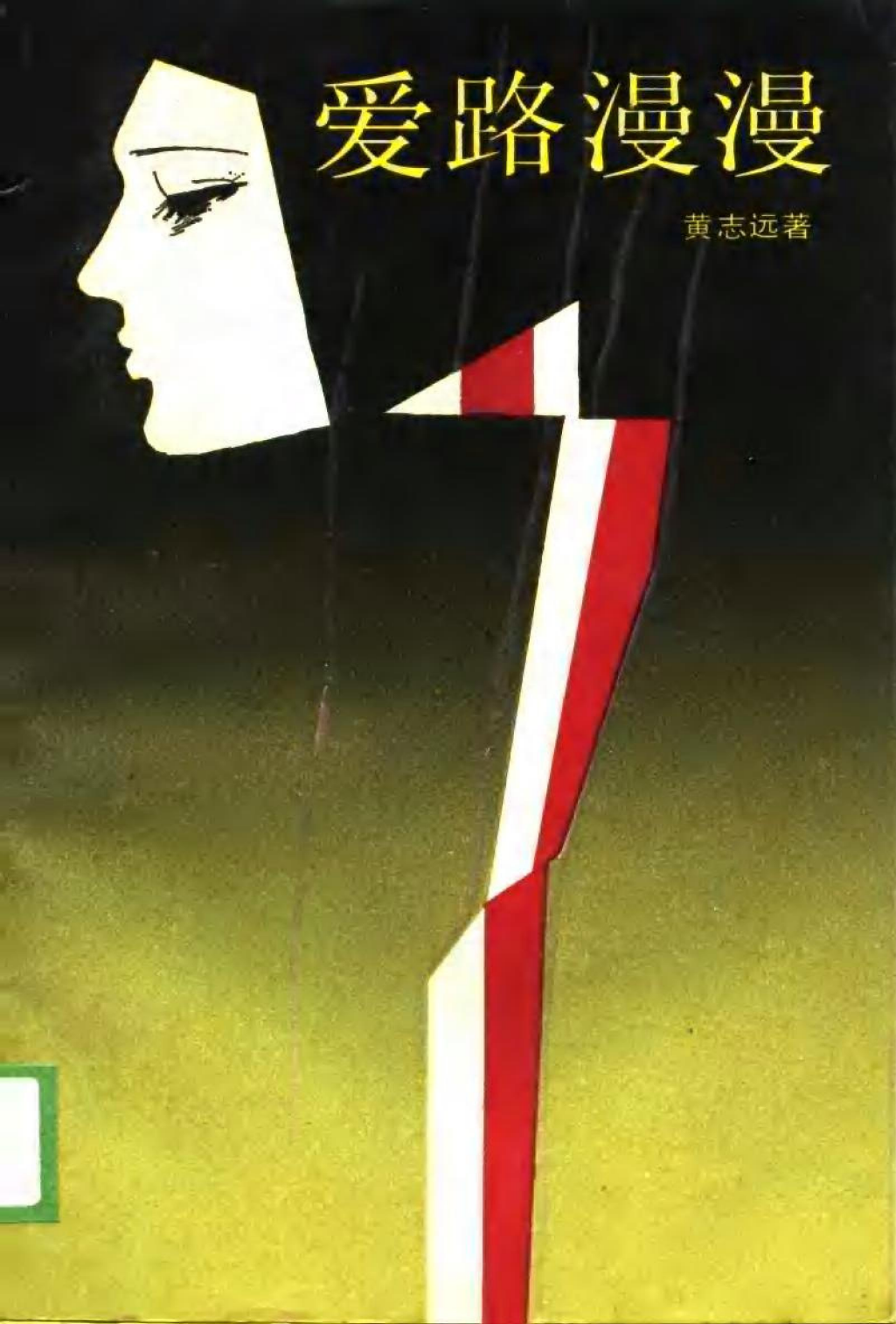


爱路漫漫

黄志远著



责任编辑 陈云生

封面设计 池长尧

爱路漫漫

黄志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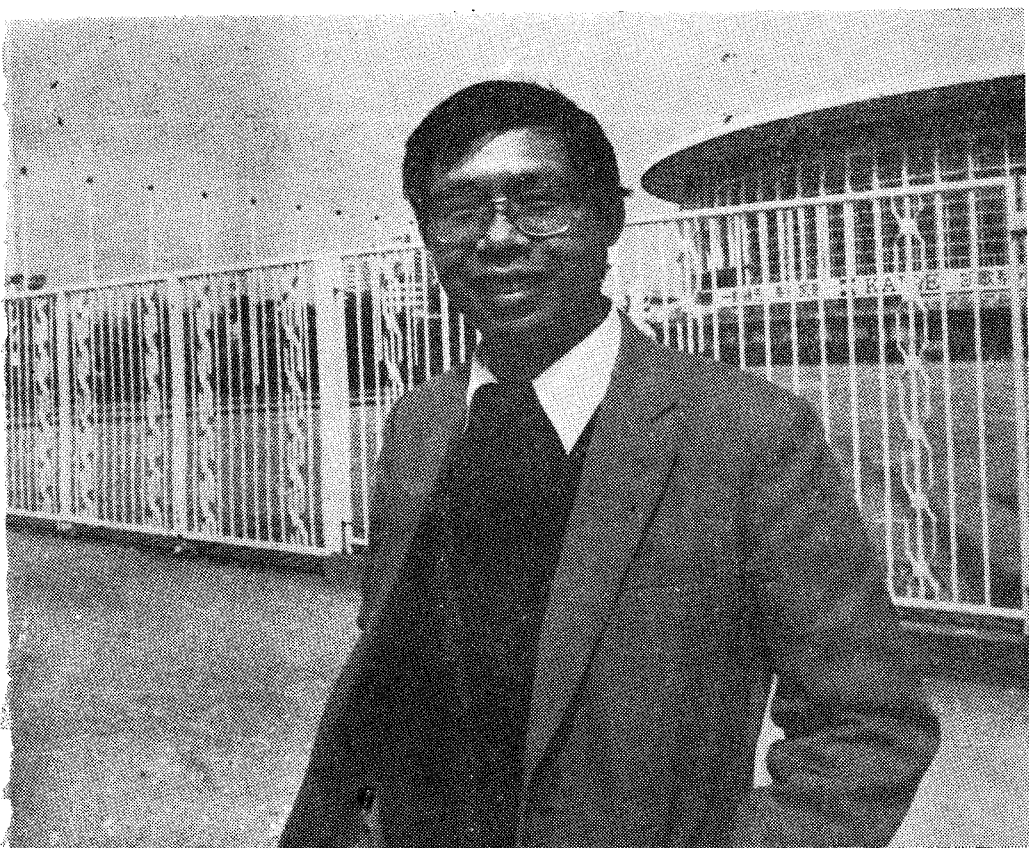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插页2 字数265000 印数0001—3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54-1/I·149 定 价: 4.40 元



人生再累我也欢笑着走完它

黃志遠

写在《爱路漫漫》卷前

改革开放已快满十个年头了，反映改革也必然地成为当代文学的主要内涵之一。然而评论家们和广大人民群众还感到很不满足；认为已经完成发表的作品，不仅数量有限，质量也不理想，有不少还停留于“毛坯”状态。

其故何在？按照我个人的非常浅薄的理解，文学虽说是时代的镜子，人生的镜子，但毕竟不同于报刊上的新闻报道、通讯特写，更赶不上电视荧屏上的新闻广播。文学固然负着反映现实的天职，也确实具有这种本能；但它所需要的创作过程较长，尤其是小说、剧本之类，更是这样。而读者对它的要求也更高，必须达到一定的精密度和深度，才会被接受。

自然，文学工作者也不应就此知难而退，或观望不前。一切文学艺术，从来都是经过了再三反复的尝试、实践，才

能由低而高，由浅入深的。在这方面，我们上海的青年作家黄志远同志的表现，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

从1985年起，他就紧紧地抓住改革开放这一重大主题，努力于创作的尝试，已完成长篇小说《夜色温柔》上下二集。上集的重点，放在揭示官僚主义对改革的危害性上；而下集则通过故事的开展，为人们展示：同样投身于改革的干部，心态亦复不同，有的由于无法克服自己的私欲，以致在改革中间，反而起了分散力量和内耗的作用。大部分读者对黄志远同志这样处理和作品所产生的艺术魅力，都是深表赞赏的。在各方的鼓励下，今年他又以《夜色温柔》原有的故事和人物为基础，继续写出了第二部《爱路漫漫》。此书发表时也分二集，但上下集的主题实际上都是与第一部《夜色温柔》的下集相同的；只是在这个所谓私欲问题上——其实也可以说是在道德品质问题上，挖掘得更深透、更淋漓尽致。

民生橡胶厂副厂长赵江桥大权在握之后，道德日渐败坏，陷入了一心追求生活享受的泥坑里，甚至利用职权，乱搞男女关系。在他与厂长办公室干部李梦琳外出工作时，竟在小轿车里，无耻地对她百般调戏。李梦琳告状无门，忿而辞职。和她热恋已久的同厂青工何新望也因此对厂领导怀恨在心，蓄谋报复（这当然也属于发泄私欲的范畴）。正当市轻工业局将在该厂举行生产改革经验交流会前，他和李梦琳二人抓住机会，打算发动罢工；幸而厂长林明跃及时发现，做了许多疏导工作，才没有实现。

通过这一事件，副厂长赵江桥的丑恶面目已暴露无遗，

他犯的也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按照党纪国法，决不能再容许他留任。但问题复杂的是在此以前，市委已内定提升厂长林明跃为轻工业局局长，而让赵江桥接替林明跃任厂长。赵江桥本人不仅早已知道，而且在市委组织部里，还有他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亲戚；如果在林明跃的揭发和建议下，上级撤掉了赵江桥的职务，或不让他升任厂长，他的亲戚都将徇私弄权，阻挠林明跃升任局长。长期以来一直以比较正确的态度，贯彻执行改革政策，并在工作中作出了不少成绩的林明跃，为了自己的前途，思想竟也产生了动摇，迟迟不敢处理赵江桥的问题。倒是他的恋人薛沁芯——该厂原任厂长，一个善良温柔的女科学家，本不属于所谓女强人的类型，却能认清大道理，在林明跃徘徊歧路之际，向他敲起了警钟；才使林明跃觉醒过来，终于保持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有的节操，断然公正地处分了赵江桥，也取得了市委的信任和全厂职工的支持拥护。

第二部名为《爱路漫漫》，作者在书中也真的以大量的篇幅，花到了描写爱情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上去。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恋爱会对人们的道德品质，乃至工作、事业产生巨大影响，是很自然的，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至于谈情说爱的场面在黄志远同志的作品里是否太多了一些，以至淹没了改革的主题？我本人限于水平，不可能在这里作出什么结论，只能留待广大读者去共同探讨，各抒己见了。

秦瘦鸥

1988年10月于沪寓

目 录

写在《爱路漫漫》卷前	秦瘦鸥
第一部：风云男儿	1
第二部：叛逆旅程	177
后 记	389

第一部 风云男儿

腐败——新世纪的恶性肿瘤



一、罢工，这个曾经写进共和国宪法里的字眼，强烈地震撼着人心

美联社记者查尔顿推开紫罗兰餐厅的玻璃门走到了人行道上。

这是1987年冬的一个下午，太阳懒洋洋地照着车水马龙的马路和积着残雪的人行道，仅有的那点微弱热量刚刚投下就被一阵又一阵的西北风吹走了，无可奈何地听任寒冷主宰一切。

风刮在身材高大的查尔顿脸上，可他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大踏步地朝前走着。意外的收获，使这位以报道重大事件闻名的美联社记者兴奋异常，连近日来一直遭到他诅咒的天气也使他感到了融洽。

这是查尔顿来中国后最激动的时刻。他渴望得到的、重大的、独家的新闻竟然被他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了，而这条新闻一旦播出，他便会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会让所有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嫉妒得发疯。

查尔顿来中国之前已经在赫赫有名的美联社干了十多年。作为美联社的驻外记者，查尔顿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地。

从中东战场到两伊之争，从教皇被刺到萨达特被谋杀，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他都和同行们竞争过，并因此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个佼佼者。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他被美联社派到了中国。

当从波音飞机宽大的舷梯上走到北京机场时，查尔顿是踌躇满志的，他完全相信自己会比前任们干得更好，会在这片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发出一条又一条令全世界耳目一新的消息。在衣阿华大学读书时，查尔顿曾和一位中国留学生同住一室，这使他有了比其他同行略胜一筹的能力——精通汉语。他期望这个能力帮自己实现来华前的保证：发回重大的独家新闻。

然而，当查尔顿揣着拍纸本走进中国首都各个新闻机构不久，他就沮丧地发现，要想在这里弄到一条重大的独家新闻比登天还难。

随着政治的稳定，使外国记者靠中国领导人的行踪来推测、分析权力斗争的报道方式已成为了过去。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使外国记者发回的新闻都大同小异。新华社、外交部及时就国内重大事件对外国记者提供的那些消息，使查尔顿期望独家报道的努力落了空。更令他烦恼的是：中国那些彬彬有礼的外交官，几乎都不肯接受他的邀请去喝一杯酒或跳一场舞，他无法私下得到进一步的内幕消息。独家新闻的来源他怎么也找不到。每天向美联社发回一些其他新闻社也能得到的新闻的事实，搅得曾报道重大政治新闻出过名的查尔顿睡卧不宁。

查尔顿这次来上海，纯粹是娱乐性的。一是为了会会中

学时的足球队队员霍夫曼，查尔顿这位昔日的好友现在正率领一支专家组帮助上海的一家橡胶厂安装设备——霍夫曼所在的制造公司出品的机械。另外，查尔顿也想来看看上海这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中国最大城市，凭吊一番当年的冒险家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

虽说是来游玩的，但半年多未给美联社发回一条重大的独家新闻这个事实，总是梗在查尔顿的心头，加上老朋友霍夫曼又整天帮着工厂安装设备，无暇陪伴他，使得查尔顿兴味索然，无心思再待下去。因此，他订好去北京的机票，打算和霍夫曼道别一下后便坐飞机回北京。本来，查尔顿只要上飞机前拨个电话给霍夫曼道别一下就可以了，但因为时间尚早，他想看看霍夫曼所在的中国工厂是个什么模样，所以就按地址找到了那家叫民生橡胶厂的工厂。在民生橡胶厂的门房间里，查尔顿被挡了驾，他要找的霍夫曼不在厂内。

如果，当时那辆把查尔顿送来的桑塔纳轿车还等着他的话，那查尔顿就会带着沮丧回宾馆，又带着沮丧去机场了。偏偏那个出租司机早把车子开得无影无踪，来来往往的出租汽车虽说不少，可对查尔顿的招手全都置之不理。对这种现象，查尔顿早已见多不怪。他准备坐电车回宾馆。接下来的一切几乎都像是天意。等车时，查尔顿突然觉得有点饥饿，正巧身后是一家装潢颇为华丽的餐厅，他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餐厅不大但却是干净舒适的，墙上的空调器使厅堂里温暖如春，招待查尔顿的是一位系着绣花围裙的妙龄姑娘，苹果般鲜艳的脸上嵌着一对大眼睛。查尔顿的到来，使她稍稍

惊愕后便笑逐颜开了。

“先生，您请坐。要点什么？”

“哦，有咖啡和面包吗？”

姑娘的笑靥增加了查尔顿的食欲，从店堂的摆设和整洁，他已经知道这是一家私人餐厅了。从那个上海人说的普通话里很少用的“您”字上，他也判断出这位年轻店主有几分修养。

年轻的女店主黯然地点点头，查尔顿这样难得光顾的外国佬只要面包和咖啡，她显然为这个而有点扫兴。在拉开椅子让查尔顿坐下后，她又不甘心地问：

“先生，您不再要点别的吗？我们紫罗兰餐厅的厨师是第一流的。”

“有什么好吃的？”

查尔顿随口问道。他看出女店主是在招揽生意，可对方那张东方女郎味道十足的面孔使他不忍过于使女店主扫兴，就准备多破费一些了。

女店主弯着腰，目光灿灿地说：“来个中国名菜：‘蚂蚁上树’怎么样？我再给您亲自下厨房弄个酸辣汤，配一罐啤酒。”

查尔顿尴尬地笑笑，他怕价钱太贵也怕耽搁时间，所以一时决定不下了。

女店主像是洞察了查尔顿的心思，她微笑着说：“先生，您放心，价钱很便宜。一菜一汤不用久等。”

“那好，我听小姐的安排。”

查尔顿轻轻地敲拍着玻璃桌面，眼前这个既端庄大方又

有点狡黠的中国姑娘，扫却了他心头的沮丧。

菜果然很快就端到查尔顿的面前。查尔顿不熟练地拿起中国筷子，拨着那满满一大盆底下是油炸的粉丝、上面是肉丝的菜问：

“小姐，这就是‘蚂蚁上树’吗？”

“是呵。顶呱呱的中国名菜。您尝尝。”

女店主笑着边殷勤地为查尔顿倒啤酒边说，倒完酒后又在查尔顿的对面坐了下来，笑吟吟地托着腮帮看查尔顿如何吃中国菜。

查尔顿有些费劲地用筷子挑起菜送入口中，稍一品尝便觉得很有滋味，油炸过的松脆粉丝配上鲜嫩的肉丝和少许辣味，整道菜都令人想贪吃一番。

“味道怎么样？”

“嗯，不错。是中国名菜。”

查尔顿笑了。他呷了一口啤酒赞赏道。幽静的店堂，漂亮的姑娘，眼前的一切都使他赏心悦目，感到一股令人陶醉的异国情调。

女店主不失矜持地说：“先生，您的汉语说得真好，在哪里学的？”

“在美国，是你们的中国留学生教的。”

“先生是做生意的？”

“不，我是记者。”

“外国记者？”

女店主的双眉一挑，眼里掠过几分不安，笑意很快就在妩媚的脸上凝固起来。

查尔顿又一次感受到绝大多数中国平民对外国记者所持有的戒备，而从女店主那隐秘在目光中的不安里，他更感到有一种惊悸的成份，这显然是不寻常的。记者的本能使他对这家小餐厅和这个年轻的中国姑娘发生了兴趣，他笑着摇摇空了的拉罐筒，客气地问：

“小姐，可以再来一罐啤酒吗？”

“可以。我马上去拿。”

女店主机械地回答着，她起身为查尔顿拿来一罐啤酒，自己却没有再坐下来。

查尔顿边拉开铝制封口边开玩笑似地说：“小姐好像是怕当记者的人。”

“我为什么要怕呢？”

女店主淡淡地一笑，目光不易察觉地朝酒柜旁一扇紧闭着的门瞥了瞥。她无意再闲聊下去，对眼下这笔可以赚到兑汇券的生意陡减了兴趣。

秘密肯定就在那扇门里面。查尔顿呷着啤酒心里在想，戒备之中的女店主使他隐约感到遗憾。对这位漂亮姑娘说恭维的话？多给几个钱？他的脑中跳过一个一个撬开女店主嘴巴的方案，最终又一一否定了。他估计这里最多也只能弄到一二条新闻而已，自己不值得为此而过多费神，更没必要惹出其他事来。

坐在酒柜旁紧张地暗暗打量查尔顿的女店主心神不定。查尔顿觉得有点好笑，为了早点消除女店主因他这个外国记者的到来而产生的惊悸，他加快了进餐的速度。

尔后的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端菜、结帐、付

费，女店主都尽量避免着和查尔顿多讲话，连正视一下查尔顿都不敢。

“小姐，零钱不用找了。但愿在你不再害怕外国记者的时候再见。”

酒足饭饱的查尔顿付完帐后，幽默地说了一声，转身准备离去。

女店主的脸发了红，她心慌意乱地把查尔顿付给的几张外钞塞进柜台抽屉，犹豫地喊了一声：

“先生，请您等等。”

“有什么吩咐，小姐？”

查尔顿文雅地转身，微笑地等待年轻的女店主说话。他已猜出对方有事想告诉他，可也并非是他想要得到的那一类消息。

女店主神情紧张地问：“请问先生是什么记者？”

“美联社的，听说过吗？”

“嗯，我听说过。”

女店主咬着嘴唇沉吟了一阵才又说：“如果我向您透露一个秘密的话，您能不能做到保密，任何时候都不把我说出去？”

“没问题。”

查尔顿来了兴趣，他怕对方还不放心，就补充说，“不泄露消息来源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小姐没必要为这个担心。”

女店主盯着查尔顿的蓝色眼睛，确信对方无欺诈之意后，压低声音说：

“附近的民生橡胶厂明天将要发生罢工……”

“小姐，这不是开玩笑吧？”

查尔顿内心震动不已，脸上却显得十分平静，女店主透露的消息正是他迫切想得到的重大新闻，不过这还必须得到证实。

女店主正色道：“信不信由您，我还不至于无聊到和外国记者开玩笑。”

“对不起，我只觉得需要证实一下这条新闻的可靠性。小姐可以再说得详细点吗？”

查尔顿歉意地解释道。新闻记者特有的观察力，使他相信了女店主是在说真话。他更急于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并及时把这条消息发出去。

女店主摇着头说：“我能提供的只有这点。如果您有本事，那就明天一早自己去厂里看吧。”

“明天什么时候？”

“一上班就开始。”

“可以告诉我领头的是谁，为什么要罢工吗？”

“不，现在该是我说对不起的时候了。”

查尔顿目光扫向酒柜后面那扇紧闭着的房门，出其不意地问道：

“那里面是在聚会谈罢工的事情吧？”

“不是，请别乱猜。”

女店主粉脸一红，断然地否定道。

查尔顿知道再问也没有用，好在女店主的神色已经无形之中证实了他的猜测。他转了个话题：